皇明兩朝疏抄

皇明兩朝疏抄卷之五

禮臣類

優老乞言以裨聖政疏　何天衢

題者欽蒙右臣備辦絲幣年酒親詣致仕大學士劉健家宣諭皇上優禮老臣至意臣欽遵親詣存問訖恩加老舊禮遇非常凡在臣隣咸知砥礪竊以古之優老也五帝憲老三王乞言憲老者言有善則記之三王則養老乞言禮并然行之故王制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夫貴於天下之老者以其閱世久而更事多也於國家治忽之源生民休戚之故知之審也

之真而其言也如響下者能足以輔君德而收其心也是

故古之聖王優其禮以養之敬聽其言而以尊其

德也此所以上行下效治隆俗美不可及也後世養老

若安車之召徒令齊郎臨雍之拜虚取美觀而實無養老

之實心安望其乞言乎無怪乎治之不古若也仰惟

皇上首出庶物瑞應昌期崇德　濬哲之初已繫天下元

元之望及嗣登　大寶更新政化而於耆舊尤加優禮

恩之　詔存問高年民七十以上　賜爵有差是與先王

養老之政異世合符天下翕然稱　聖天中興之業在是

矣然而乞言之詔未聞于天下豈徒隆養老之禮而未知

尚德之實耶臣竊疑焉夫以人君患無帝王之德是以不能復帝王之治若我 皇上有堯舜之資有禹湯文武之德舉 國家而還於唐虞三代特易易耳夫何憚而不為哉臣竊惜之孟子謂不以堯舜望其君不敬其君者也臣敢不以堯舜望 陛下乎臣見大學士劉健歷事 四朝冊四十餘年 孝宗惟任 內閣與今致仕大學士謝遷尚書劉大夏韓文等委以匡輔弘益居多故在當時眷遇特隆 武宗皇帝初政宜同心翊亮旣而為權奸所擠遂不復用今劉大夏已物故而劉健謝遷韓文但在林下又如大學士王鏊劉忠楊一清亦皆 先朝耆舊廢退以來

於茲有年之數臣者在古謂之國老在今民之具瞻望

有臣僚論列已蒙　陛下降　勅遣使齎予存問殊恩異

禮無復加矣臣愚以為謝遷王鏊劉忠楊一清年歲雖老

精力尚強　陛下亟起而用之必能有所裨益萬一不欲

勞以職事或　召至京師　賜之以延問亦必能有所啓

納劉健韓文景迫桑榆命懸朝露況今各處災異迭興正

陛下求言之日若不及早乞言以為圖治之規臣恐一旦

相繼凋謝非惟諸老憂　國之心無以自見而　陛下法

古求治之志亦有孤矣伏望　陛下追隆古之休風纂

聖王之盛節伏惟　綸音分遣行使下造大學士劉健韓

臣之濫奉宣 聖意令其條陳所言固使上 聞以備采

納則曠世之隆典創見於一時 盛德之光輝高出於萬

古六五帝四三王以顯揚我 祖宗之大烈於無窮矣

固政本以隆聖治疏　汪思

臣惟天下之治忽在於政事之得失政事之得失在於輔臣之賢否上有願治之君而下無輔治之賢下有誠治之臣而上無任賢之實天下卒歸於亂而已故大輔臣者政本所係不可以不慎也　國家自　太祖鑒前代專恣之弊不置丞相政分六部　太宗乃有內閣之選謀議機務票擬　宣宗無專恣之虞有輔佐之益法良意俱善　累朝相沿獲有成效正德年間始沮於劉瑾再沮於錢寧之沮於江彬進議而不允者有之擬旨而擅易者有之[illegible]者大小章疏或從中以徑批或留匿而不奏內閣備員而

已淪于其無所知也政本燮撥矣聖澤湮於天下日入於亂
其可長懼天啓 陛下應運中興 聖心獨斷一洗近弊召
工言之六曹奏之內閣議之 宸慮裁之百司行之天下
仰之何其盛也改元以來事漸可議 即位之詔多付空
談陳乞濫於近習恩廕私於舊邸元兇逃於誅殛憸邪狃
於抑睨陟罰異於 宮府詞責輕於耆舊論之累朝而不
可入也爭之盈庭而不可回也臣民蚩蚩蚤夜惶惑於是
有不省章奏之疑有不任內閣之疑有左右蒙蔽之疑是
三疑者人多言之而不敢輕為 陛下告也近因御史余
翱之論而 陛下報之曰各衙門章奏朕皆親覽與內閣

商確施行一遵祖宗朝舊規張佐事朕小心畏慎未嘗敢
綸音一發群嫌皆開莫不煥然以釋而復躍然以喜然後
恩之又有大疑者焉夫既云與 內閣商確施行矣則今
日內閣猶新政諸臣也何闕失之漸多而不消天下之大
望也豈左右欲之 陛下感之而內閣姑順之歟豈內閣
言之左右誹之而 陛下姑兼之歟豈 陛下咨之內閣
陳之而左右巧阻之歟不然是必 陛下實有所不省內
閣實有所不聞而左右實有所蒙蔽者而 聖諭云云始
亦自覺非是外姑設此以相答邪臣愚知 陛下必不肯
也 陛下有堯舜之資必能成堯舜之業以光 祖宗之

治然而春秋方富閱歷未熟所賴左右御臣盡小心畏懼之節以無損　聖明內閣輔臣竭股肱輔導之忠以大弘德化而乃使根本不固闕失多端感衆心以致屢　聖諭近臣之所大懼也夫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啟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而今也　聖心不得明於下庸愚不無疑於上科道近臣顧猶若是況疎遠之賞今內閣不賜　召對章疏不聞商議　陛下所謂商議者不過司禮監往來遞送之而已縱見信從亦恐不能盡所欲言則或有已言而不得畢達已達而不得盡從者邪內閣如此況余臣乎此又人臣之所大懼也臣竊以　陛下

內閣為政本所係不以尋常輕率視之追省前失究其所
由果係內閣諸臣阿順不諫則是貪祿固寵誤 國亂政
書曰臣不匡君者其刑墨使臣等得而劾之 陛下從而
罪之別選賢俊以圖治安其或為 陛下之不信左右之
所搖是 陛下外託為商確之言而實有朕殊不覺之奸
以間之於左右矣則望 普明離照大奮乾剛逐其所不
可親而置之掃除之後信其所不可疎而延之坐論之禮
政本既固 帝載用熙 聖德光明衆志安定而天下之
治不隆 祖宗之盛不復堯舜之業不成者臣未之信也
大抵 先朝之綱紀壞於正德之權奸 陛下起而救之

不可不痛加懲創豈得復循覆轍猶人有飲藥而殆者幸而醫師甦之乃謂毒不殺人聊試再服其有不遂殞絕者乎臣自奉　綸音踈息累日欲言不敢然食　陛下之祿冐　陛下之官有懷不吐罪實難逃故不敢終默伏惟鑒螻蟻之微忱寬斧鉞之嚴誅　俯賜覽觀試加採納則豈特微臣之幸實天下臣民之大幸也

敬大臣優臺諫以隆聖治疏　李錫

臣竊惟人君之於群臣古人論之詳矣皆以爲君則元首也大臣則股肱也臺諫則耳目也體貼親切比擬明著蓋之爲一體萬古不磨是以人非元首固不足以爲人有元首而無股肱耳目則執持運動瞻視聽聞皆無所資動作不前陰[illegible]莫睹亦塊然一物何足以爲人哉是知元首得焉股肱耳目次焉人君之於大臣臺諫亦猶是也是故人君知股肱吾藉之以運用也則於大臣不可以不敬知耳目吾藉之以聞見也則於臺諫不可以不優不敬大臣是自戕其股肱也不優臺諫是自戕其耳目也戕股肱者敗戕

耳目者危此皆漢唐宋季之弊政君天下者所當深以為
戒者也尚古君臣之間都吁一堂稽拜抗禮所以叙股肱
也野木朝旌闌門明目所以優耳目也故曰大臣不可以
不敬也是民之表也又曰諫諍輔拂之臣國君之寶也明
君之所尊厚也古訓昭然是今纘纘洪惟我 朝斟酌古定
制列六卿以分理庶務設臺諫以糾察百寮今之六卿
陛下之股肱也今之臺諫 陛下之耳目也 陛下於即
位之初遍徵故老欽任重臣所以敬股肱者至矣側席求
言虛心納諫所以優耳目者至矣中外欣然臣工交慶皆
以為三代不足追唐虞不足並矣夫何使始勤終怠判為

頭逆鼎元天實迴然一治漸不克終人心失望且如刑部
尚書林俊退休有年甘老林下固無求於 陛下也 陛
下下詔徵之林俊翻然就道固欲共成嘉靖之治也 陛
下於俊言聽計從宜矣夫何於執奏之間往往令其回話
遂使俊忿忿而歸此非所以敬俊也戶部尚書孫交何德重
望素孚仁樹亦無求於 陛下也 陛下下詔徵之孫交
强健而起亦欲共成嘉靖之治也 陛下於交言聽計從
宜矣夫何因其進擬多方搜索令其回話此非所以敬交
也至於工部尚書趙璜不奉 欽賞之詔為國計也為人
體計也於己無與焉 陛下一入都督陳鳴之言奪其

翁官下之鎮撫使瑞駱待罪立之敵人言者似不知是
也以至吏科都給事中李學曾恢大柄褫人號之奏是故
醫國之良砭也咸望 陛下嘉納 陛下既不納矣又從
而罰俸一箇月何以服天下之心禮科給事中甯儒因東
厰棍受民詞奏拏知府有糾劾之奏是亦救時之急務也
咸望 陛下中止 陛下既不止矣又從而罰俸二箇月
何以作言官之氣禮科給事中劉最糾劾太監崔文蠹惡
聖心侵尅 内帑風聞言事言官職也 陛下受崔文之
使輒令劉最查明來說且 内帑銀兩外官不與久矣
陛下令劉最查者不過快崔文之忿惡劉最之劾耳豈眞

不慮於　國計而欲實計之分明哉竟謂外任尤為已甚
夫不敬大臣則大臣皆將告老所謂有元首而無股肱也
不優容諫則家僚皆將解體所謂有元首而無耳目也
陛下將孤立於上孰與共理天下也哉伏望　陛下頓悟
前非速遷令是體　祖宗建官之意鑒上古相體之情以
股肱而待大臣而體貌之有加以耳目而待臺諫而優容
之必至以執奏為忠以敢諫為愛勿疑其違拂勿計其小
過勿聽左右之惑勿受讒邪之間勿移於始終勿偏於愛
惡勉留林俊以共致昇平慰諭趙璜以宥其愆下孫交愈
加敬禮李學曾等免其罰俸劉寂仍留供職則　朝廷有

雍穆之風天下仰慕高宗之治臣不勝

宗臣奏

崇一德以享　天心疏　　唐皋

臣嘗伏覩我　太祖高皇帝御製大誥序有曰君臣同心志同一氣所以感　皇天厚土之鑒海岳效靈雨暘時若五穀豐登家給人足其首章又以君臣同遊竭忠成全其君拾君之失捕君之過補君之闕為說大抵　皇考所以貽謀燕翼萬世　聖子神孫之訓若深且遠矣仰懇詳陳成有一德之功孟子極言相待一體之道皆不出我　祖宗彝訓之外也仰惟　皇上起自藩邸嗣守丕基登極之初洽以憲　祖為先志以彌將為人天下臣民翹首跂足仰望太平以謂　陛下蓋將更張　武宗之故以

上繼 孝宗之治而遂復 聖祖之盛也然自 即位以
來君臣無間遊之美上下鮮一德之休知有股肱而不藉
之運用知有耳目而不因之聰明是 陛下雖有願治之
心而失所以求治之道也臣嘗供事 並蕭內殿親見殿
外之東極北有一便殿或指以示臣曰此 孝宗皇帝燕
息之所也凡諸臣章奏必於此閱之遇有懷疑未決必召
輔臣至此參詳可否然後下之所司是以政無闕失昭
令聞以垂無窮且 召見之頃 傳宣賜茶或 撤賜御
饌君臣際遇至今美談不知左右近臣熟知 先朝典故
者曾為 陛下言之乎臣恐其不能且不肯也臣又見得

先王優禮老成引年致仕不許其請則必賜之几杖以昭
眷留之誠蓋以老成謀國多識舊章不可不重惜也近來
戶部尚書孫交刑部尚書林俊引疾乞骸章疏屢上　陛
下溫旨慰留此固惜老成重典刑之盛心也臣方擬存几
杖之　賜以為　聖世之光不意頃因太監崔文家人之
故謂俊廢格　詔旨令其回話其與　陛下惓惓之初意
留之　溫旨大不侔矣萬一俊就奏大臣以道事君不可
則止之義掛冠以武　祖帳東都　陛下雖無留俊成
之心亦抑何以自解於天下之口而祈免於萬世之非議
哉臣觀　陛下在內所寵信者多　潘邸久侍之人也非

先朝寡過之人也使此數臣者果皆忠於　陛下豈肯
令　陛下因推文一家奴之故而簡老成體國之臣乎又
豈肯令　陛下加於遺摘過之忠以廢格　詔旨之罪乎
又豈肯令　陛下變免留之　温旨為雷霆擊撃之威乎
夫自古及今君臣上下同心一德未有不治者也上下隔
絶中外疑阻未有不亂者也　陛下即位二年於茲雖無
武宗以來危亂之形而有正德以後災變之大其幾甚
可畏也伏願憲　聖祖之言秉　先朝之典儀　顧問輔
臣之禮隆　體貌大臣之禮養　聖主遷善之勇全老成
執法之忠黜懲邪非亂之由消近習保姦之禍務使君臣

如一人之身　宮府內外如一家之勢則政以道成氣以和召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我　聖祖降鑒效靈之訓可驗於　今日矣

乞信大臣守職以光聖德疏　張嵩

臣惟君出令者也臣承君之令而致之下者也令出於公孰敢不行以自取夫抗犯之罪也哉惟拂於道悖乎始有不敢承令之臣矣近者陛下誤聽太監崔文奪取刑部見監犯人李陽鳳等付鎮撫司問該部尚書林俊等執奏不發陛下責其違旨必欲奪之臣工相駭父老私議皆謂祖宗成法鎮撫司問送法司問未有奪之法司而付鎮撫者也惟正德年間劉瑾錢寧竊國威而移主權始變亂之不圖嘉靖之治復有此舉以陛下明聖豈昧鑒臣以崔文巧於窺識陛下為其蒙蔽致然耳夫

祖宗立法深意攸存萬世子孫慎守非 陛下可得而更之法官可得而曲從之者也况刑部為天下首法之地法不能守何以示極恐奸長慝他日不可救藥肯自今始矣此臣等所以執奏而不敢曲從者要亦有見夫取罪輕而守法重也且君之於臣忠信重禄大臣尤加隆焉凡以欲其奉公守法以弼成治理而臣之自信所以結主之知以免圖報稱者亦惟以此而已 陛下即位以來優遇大臣每出 溫言俊尤荷褒留顧非以其學術之正名實之隆爾耶迺今 責意嚴峻不究其執法之公是視之以容悅之臣耳悪用褒留爲哉上天後不得其職必不安其位不安

其位必去狗一宦竪而使老臣去　國臣甚爲　陛下惜
之且　聖諭近又日着鎮撫司從公問是爲後等不能從
公者乎竊原　聖意欲遂崔文之討而又不安隊後等欲
法之公故不得已始爲是少慰之詞耳豈所以推心置腹
而敬信大臣之至意也哉然崔文所以徼　寵而不可觧
者徒以姦雖修飾妄言不可必之禍以欺　陛下諸臣進
章論劾竟置不問遂使驕横得志以致　祖宗成法至文
而再亂之必待其醸成逆等之禍始爲之處則晚矣伏望
陛下少曲　宸忠大奮　乾斷俯從左都御史金獻民之
奏科道諸臣交章之論仍將李陽鳳等付法司究問崔文

洽以誘引變亂之罪則旨氣爭辨群情稱快而中興之洽遠邁商宗矣

禮臣下以勵節行疏

葉奇

臣聞為治之道君有禮貌於臣故隆禮貌以禮其下臣有賴於君故勵節行以報其上此二者勢相殊而實相資所謂上下交而德業成者也使為君者不以禮貌禮待其臣則為臣者必至於屈辱其所志銷其所學則廉恥不立廉恥不立則節行不修其何以輔成君德以弘治化哉臣請以今日之事為 陛下言之邇者郭九臯為東廠接受齊告之詞張寬往蹤為陳鴻等奏 請房屋之事 陛下赫然震怒郭九臯則差官校拏解來京張寬往蹤則拏送鎮撫司打着問節該科道官會本論列而臣猶言之不已者正

為　陛下惜禮貌臣下之道耳何以言之彼郭九皐知府
也葉寛郎中也崔璘員外也此三臣者皆大夫秩也
陛下嘗以爵祿貴寵之矣　陛下嘗以部司府治委任之
矣　陛下之吏民亦嘗俯伏而敬畏之矣今固事未見其
可罪而執縛以下之獄臣恐貴貴尊尊之道殆非若此中
庸曰体群臣　陛下不察而体之反怒而罪之則所謂禮
遇之道安在哉古者刑不上大夫蓋以其爵等嘗在尊貴
之列故有賜死而無戮辱亦所以禮之也今以天子貴寵
委任之臣吏民俯伏敬畏之官一旦因事而束縛之係縲
之使下民小吏皆得以罵詈而榜笞之此豈可以令衆庶

見哉此正漢臣賈誼所以涕泣而為文帝告者也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夫君臣猶父子也寇讎之言雖若過當而手足腹心則非溢矣　陛下何不察之且如郭九皐遠在外方其罪狀臣所未知若業寬確璘不過為　陛下愛惜財物而已而其心實所以盡忠也今不察其心以其違拗而執之有如昔臣杜衍之封還內降陽城之慟哭裂麻李沆之引燭焚詔者則　陛下將何以處之又宋臣宋意言未必有超越古今八事而其一亦曰遇士夫有禮夫禮下亦君道之常也宋之人君亦三代以下之中主也尚能行

此以超越乎古今　陛下以堯舜之資豈可以自處於中
主之下哉臣惟冀　陛下有以察之則造福於天下　國
家者非淺　陛下儻不以臣愚之言為然今日擧一官明
日擧一官則人皆重足而立諫者皆以言為諱有識之士
皆思見幾而作憸夫小人皆彈冠相慶矣自古未有君子
退小人進而天下不亂者也　陛下試與思及此獨不可
為寒心哉臣願　陛下察臣之言翻然改悟待臣下以禮
節養臣下以廉恥將擧解郭九皐之官校追回將葉寬翟
璘釋放今後諫官言雖未當亦優容之如前日罰俸之臣
悉從寬宥免則臣等人人感激思欲効勞惟恐廉恥之不

立愔恐節行之不脩有愧乎 陛下之禮待也人皆如此欲治化之成何難哉

信任大臣以光　聖治疏　　張日韜

近者大學士楊廷和等懇乞停止差官織造奉　聖旨卿等所言具見忠誠愛君惜民至意朕心已知宜安心辦事但官已差了着安靜行事不許分外擾人臣仰窺　聖心深知地方之窮困旱潦之頻仍饑殍載途盜賊四起官之不宜差也亦知差官一去多方驅擾剝削凶殘民不堪命差官之為害也又知諸臣之所言者皆忠君愛國之實心不可不聽納也　聖心聰明是非莫掩然知是之當從而不從知非之當改而不改者獨何哉蓋由信任大臣之弗專而群小之為害也然君子小人不容並立自古未有群

邪家嫉于内而股肱大臣能盡忠於外者近聞崔文昇二三群小愚蒙　聖衷竊弄威福惟圖一身之富貴而不顧社稷之安危亂政　先朝　陛下未曾明正其罪豈期今日乃敢復蹈前日之爲夫　内閣九卿科道諸臣之所以惓惓論列不敢輕于奉承者其識見之忠貞防慮之宏遠决非此輩所能及者　陛下俱不之聽獨于此輩之言乃聽之而不疑幸而疑其非矣而獨不肯改豈　聖心復明爲此輩所昏乎抑剛毅不足爲此輩所制乎臣聞織造之官揭借銀而費踰數萬方有此差　陛下乃責以安靜行事不許分外擾人是數萬之債誰代之還耶既欲還數萬

之債則勢必肆其餓虎之威殘噬百姓也 陛下為民之父母痒疴疾痛眾切吾身可也寧驅餓虎以食人耶伏願陛下俯容廷和等之忠誠念地方之困苦百姓之流亡亟賜停止差官織造照依該部議處施行仍 勑司禮監將[illegible] 宗社無疆之休

信任大臣以保治安疏　　解一貫

近該內織染局題差內臣前去蘇杭等府提督織造該部議處以為未便　陛下竟允其所奏始而臣等科道等言之　陛下不聽也繼而尚書喬宇等言之　陛下不聽也終而大學士楊廷和等言之　陛下不聽也臣等不勝悲贅之憂竟在廷大小臣僚所言皆非無一人之可信無一辭之足取哉臣等科道小臣議論固不足採而乎與廷和等皆老臣大臣亦無足取採哉何　陛下之不聽也夫科道者　陛下之耳目也大臣者　陛下之股肱也而　陛下則天下臣民之主宰也繩愆糾繆知無不言者臣等耳

目之職也扶危持顛以道事君者宰輔廷和等大臣之職也而明目達聰從善而不及改過無吝者豈非　陛下之盛德哉今此織造之差臣等科道官以為不可九卿大臣亦以為不可至於　內閣重臣又以為不可　陛下堅執一不之聽臣等恐耳目股肱皆失其職而天下之人聞之以為廷臣無一人足信足取矣　陛下孤立於上群小蒙敝於下是豈可不為之寒心也哉夫　上用袍服誠不可缺不可緩但有益於事無害於民　陛下差之可也必差內臣而後足於用否則不然　陛下差之可也天下時和歲豐財力富饒　陛下差之可也今此三者未見其有

一可為何也觀 先朝差此官時陽假進 御之名陰肆剝削之計供 上用者纔一二私帶造者常八九是無益而有害矣 陛下何為而不聽也又況該部議處物料令彼處司府官買辦織造令彼處鎮守官提督監視今用不失於後時一有所誤責有攸歸如此是不煩差官而服用自足矣 陛下何為而不聽也又觀守與廷和往年之一疏 陛下念天下凶荒各色錢糧尚且蠲除 慶成大禮亦以各色織造之差不為停止是哀矜之念徒勤於文又況遊方流徙死亡已骸成堆幼男稚女稱斤而賣十餘歲者止得銅錢二十文賣不得則母子相抱大痛投河而死

讀之使人酸鼻而不覺其淚下是歲凶民窮之極也　陛
下又何爲而不聽耶臣等知　陛下至仁之主有天地父
母之心豈忍恝然於此是必一時惑於左右諛聽之耳夫
大臣者立於廟堂而佐　天子出令非其人則去之在其
位則不可不用也今喬宇楊廷和等　陛下既以爲賢而
置之具瞻之位矣中外亦以爲得人矣顧乃一切以爲非
計邦而不用其言是徒備其員也非任則不疑而疑則不
任之道也中外之臣聞之皆曰彼喬宇大臣尚不見聽我
等小臣何益於事是拒人於千里之外也非導之使言也
彼爲大臣者亦豈能安於其位而有志經世者亦豈肯隱

默居官哉昔人告君之辭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此言受諫之美也又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順之則喜而有福背之則怒而有禍如此則姦安從生此言拒諫之失也臣等待罪該科有言責之任義不容以自默故昧死為　陛下再陳之伏望　陛下聽宁與定和等所言收回差官　成命只照該部原議施行則大臣遂以道事君之忠　皇上有從諫如流之美而臣等備員言官之責亦少塞矣干冒　天威無任戰慄之至

召對類　重延納以隆新政疏　胡應嘉

恭惟　皇上嗣登大寶　新詔一頒臣工懽慶薄海內外莫不顒顒然以向　至治臣等叨列侍從尚有一念忠愛之愚敬為　陛下獻若謂以庶政萬機務分衆諸司各盡其所為雖自古聖明之君未嘗一日不接見大臣商確治道所以國家能保乂安庶致風動之化謂非都俞吁咈之所致哉我　國家　祖宗以來　列聖相承皆躬臨臣下以決庶政所以通上下之情而杜壅蔽者甚至於日晏罷恤也迨　先帝以來凡軍國之計尚不能對衆處分當時輔臣擬票雖權一時之宜誠為得已　朝奏事之

例所奏者惟取常行數條先期擬答 上陳臨時亦依所陳者傳 旨而已自此之後遂相沿以為故事上下之情未通擬票之詞難盡懷忠愛之心者亦建議復舊惜未舉行至 孝宗皇帝雖循往例以奏事然於常朝之外其接見大臣及諫諍諮謨之官日不遑暇從容講論虛懷聽納故弘治之政於我 朝稱獨盛焉今 陛下以天縱之資而踐祚正宜 親決庶務總攬萬機至精而 孝思方殷於諸凡舉措非資於大臣之商確不可得 獨居深處之中一切利弊得失盡憑紙上以參詳則諸奏疏之發出閣臣之擬票未悉者不獲 面達而 陛下自謂聰明以臨之誠恐

聖慮必煩　聖慮既煩則　聖躬必勞且倦矣倦心一起
百弊俱生左右投閒抵隙何所不至此不得不慎之於始
亦不可不防其漸也臣等乞自今　喪禮稍暇　强抑哀
情　軫念國計每日早　朝畢必退處　文華殿毋輒
入　乾清宮雖云　梓宮在殯然　聖人之大孝固不專
於依戀　靈几也三四輔臣不時接見凡事之有關於興
革行止者必與之面計剖決及一應　賞賚委任除拜之
類亦皆一一與之詳酌事爲六部則　召對六卿義當疑
難則　顧問儒臣　溫顏欽語務悉其底蘊期了悟於
聖心則事至而無凝滯較之偏閱奏章獨勞神智者其勞

佚難易為何如乞　陛下深思之急圖之萬代瞻仰真在
此舉也臣等又查得昔之宰相入内平章國計必使諫官
隨入諸所陳奏皆得預聞而我　國朝之制六科亦輪官
於　殿廷之左右執筆紀錄　聖旨注寫簿内亦古諫官
隨入之遺意也今各科之須知開載頗明不知廢自何年
伏乞今後　延接大臣之時科臣亦得更番隨入大臣有
奏事不忠敢肆欺罔者許即糾正之或對仗彈劾以司折
其是非或退上封事以詳析其可否則大臣數奏益存敬
畏之心而　陛下之延訪必得事理之當　聖心有開明
之益　聖慮無煩擾之累且大臣之人品自莫逃於　聖

聽忠直者必正人也諂諛者必小人也而諫官亦不得遂
私妄論邪正臧否於此皆可辨之當今首務孰有急於此
者故敢攄竭誠悃以為 陛下先及之也伏乞 特加睿
斷則 賜施行則 聖政之隆將與堯舜此者同其盛
而 聖體亦得以垂拱仰成坐收延納之效矣若此衍故
事一 朝而退言語不交商確無自似非君臣一體之義
致將閽闔萬里之遙而海內之所以拭目於 今日者恐
不足以荅其惓惓之至念也

乞圖覽本顧問以隆交泰疏　温純

臣讀易至泰而曰坤上乾下至否而曰乾上坤下乃知君臣與天地等天地交而後化工可成君臣交而後萬幾可理自昔聖帝明王以及我　朝或憲老或乞言或顧問或形諸章奏今憲老乞言不可復矣顧問章奏即漢唐宋之主亦未有不須此以為治者我　皇上御極以來　初講勤矣言路開矣臣妄斥免獨　覽本　顧問二事雖言官往往言而該部未服為　皇上諱者豈非以　皇上即位之初服制未闋在古有三年不言禮乎又豈非以政務旁午奏牘雜陳欲　皇上一一而問之一一而　覽之將浟

於芳而無其要乎今　先帝之喪已并中外臣工莫不以
高宗遺訓　成王訪洛故事仰望我　皇上我皇上必思
有以吝臣工之望者臣計今切務則莫如　覽本　顧問
而已何者往歲臣在山東聞　皇上於講筵之暇以石州
殘破下　問輔臣臣不勝欣躍以為　聖天子留意邊方
如此不惟臣欣躍而海隅蒼生莫不傳頌九邊將領莫不
警惕是我　皇上一言即可以興邦一怒即可以安天下
儻由此日與大臣商確時政則其所激發臣又不知當何
如也我　皇上何惜一言而不為天下計哉方今天下災
異頻仍盜寇弗寧閭閻多枵腹待哺之狀邊鎮有脫巾之

糧之苦我 皇上欲於此時 勤觀 覽章奏而諸臣中必有以脩攘大計爲 皇上言者諸臣言之 皇上採而行之一 損意而天下太平之期可坐致無難也且 覽不不必於諸司之章奏而盡閱之也蓋諸臣章奏有關於 聖躬者有切於民瘼邊疆者有招擬頒發爲各衙門之所當徑行者於此辨之不移晷而章奏可 覽也 觀閱非必於天下事理而泛閱之也歷代何由而興衰君德何由而進退中國何由而又安四夷何由而賓服於此審之不終日而 明對可悉也伏望 皇上乘此諒陰之餘俯順臣民之望 勅下禮部會同 內閣九卿諸臣再加詳議

如果臣言可采合無行令閣臣俟　皇上日講之暇將票
擬過諸司章奏分為二等凡招擬題覆為各衙門之所當
徑行者不必煩　瀆其關於　聖躬切於民瘼邊疆者另
開節要進呈　御覽即時　面請應否采納施行我
皇上一有疑難更望或　召閣臣或　召部院諸臣特霽
天顏俯賜　清問必使歷代興衰之迹君德進退之由與
夫安內攘外之要昭然如在目前始若勢分懸隔久之而
上下情孚將見都俞吁咈如家人父子藹然於一堂矣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運不其永乎於休哉

進召對錄疏

張國彥

近本月初八日伏聞 陛下御 文華殿日講該太學士李春芳等 面奏言事荷蒙 天語優答一時大小臣工莫不舉手加額欣欣然有喜色而相慶曰美哉茲二十年來未有之盛事也雖閭巷小民亦皆同聲 祝頌播為美談使自今能行之無斁則內外人心其歡忭鼓舞又當何如欽惟我 世宗皇帝晚而恭默坐致太平自世俗觀之鮮不謂 天子之尊無緣與臣下接談矣而不知所以勵精圖治培四十五年有道之長則自往年 君臣契合情意浹洽中來矣臣竊嘗伏觀先臣大學士李時所紀 召

對錄始於嘉靖九年郊壇視工終於十五年　文華殿議
事中間一政令之行止一人才之進退罔不　宣召臣鑾
虛心究論　而决可否與家人父子無異雖堯舜禹湯文
武之聖何加焉其功在當時澤及後世有由也我　皇上
臨御以來　郊廟必親　經講必勤首　幸太學　躬行
大閱凡　祖宗良法美政無不脩舉而　面對一事獨久
未施行豈　先世典章無據抑　陛下將有待而為乎臣
等備員耳目叨直論思深有見乎今日　朝政之大莫切
於此者用是不避冒昧將　科所載　召對錄二冊刪去
繁文撮其大要可為萬世法者總計共二冊二十九條各

照次謄寫裝潢成帙隨本 上進錐掛一漏萬無餘闕
先帝之鴻猷而觸目警心是可為 聖上之龜鑑伏願
陛下留神省覽 銳意遵行送 下該部查照 累朝典
見事規 欽定簡便儀注以後或 經筵事竣或退 朝
餘暇不時將輔弼大臣及九卿侍從等官隨宜任便量一
宣召 御前俯垂清問令其直言無隱倘遇軍國大計聽
該管衙門候文華殿進講畢揭其略節 面奏取自 上
裁如此則 聖心日益開明政體日益疏暢非特 君令
臣共奠 宗社于有永而繼志述事益將衍 孝治于無
疆矣

好尚類

速停齋醮以光 聖德疏　　楊廷和

竊惟人君一身天下根本欲令出入起居事事盡善惟在左右前後皆用正人日聞正言日行正道則奸佞之徒不須斥逐自然遠去而異端邪妄之說何從而生臣等先於正德十六年四月初間已曾具啓請於 昭明慈壽皇太后乞 命司禮監官將尚冠尚衣等四執事及膳房茶房御內各處管事侍衛牌子等項人員一一揀選老成重厚慎密小心之人以侍 陛下任使其曾經 先朝隨侍舉事人員不許濫與即蒙 懿旨施行暨 陛下登極之初臣等

又嘗極言異端邪說淆經亂倫傷風敗俗亟宜痛絕又條
奏　慎始修德十二事懸成牌匾懸置　殿壁其一事謂
齋醮禳禱必須務絕其異端不可輕信不意近來無故不時
修設齋醮　恩寵賚過於尋常遠近傳聞莫不驚駭推
求其故皆因先年壞事之徒各名下掌家管家等項人員
計引番漢僧道人等巧言誑惑以致　陛下不察誤蒙信
用各該名下人員從來壞事非止一端於今日猶以齋醮
一事試探　聖心夫齋醮之事乃異端邪說誑惑時俗假
此名目以為衣食之計佛家三寶道家三清名雖不同其
實同一虛誕誣罔聖王之所必禁在昔梁武帝宋徽宗崇

信奉無所不至一則餓死臺城一則累繫金虜胡[illegible]生靈荼炭求福未得反以召禍史冊所載其跡甚明假二君當時左右隨侍皆得正人何至受禍如此哉二君[illegible]敢肆論如此近日劉瑾建玄明宮錢寧建石經山祠[illegible]寺張銳建壽昌寺于經建碧雲寺張忠建隆[illegible]所費金銀不可勝計其心本欲求福也然皆身被誅[illegible]收之[illegible]家不蒙佛與天尊之庇佑由此觀之則其不[illegible]亦明矣夫何纖邪小人公肆眩惑不遵　祖宗法度不畏天下議論任便　宮闈之內修設齋醮　萬乘之尊親[illegible]哉　從聽下詐惑俗以為福田可種利益可

求災害可除祥瑞可致不知年來遠近亢旱風霾災變彼何不誦一經念一呪以消弭之乎南北直隸山東河南流賊往來焚刼殺戮彼何不驅神兵役鬼將以掃平之乎陛下試以此驗之則其無益有損不待辯矣況 陛下親莅壇場行香拜籙亦甚勞矣何不移之以 御講筵修設齋醮糜費錢粮亦甚多矣何不移之以 周窮困蓋正道異端不容並立心既繫於彼則必不繫於此邪說既入則聖賢之經訓自疎播之天下傳之萬世其為 陛下聖德之累不小非止虧損 聖化耗蠹民財而已臣等職在輔導陳善閑邪培養 君德分所當然第以積誠未至言雖

諄諄未蒙嘉納今不得已形之章奏揚言於　廷以為不
如是則不足以聳動　天聽故不避干犯率爾　上瀆伏
望　聖明亟納臣等所言特　命司禮監官將前項有名
蠱惑誘引人員逐一查出先將首惡從重究治其餘曾緣
阿附者盡數斥逐不使仍前隨侍再　命禮部查訪在外
寺觀同惡相濟表裏為姦僧道一體治罪又　命光祿寺
備查近來每次齋醮取用過米麪菜果等數又　命內庫
查照各該人員賞過襯施銀兩等物各開數　進呈究問
追奪以杜冒濫更乞大施　乾斷於凡無益齋醮一切停
免惟日以敬　天法　祖脩　德保　身為先務則　聖

洽益隆　聖壽自延而　聖德愈光所以綿　國祚於千

萬年而無疆者端有在於是矣

闢左道以保　聖化疏　　鄭一鵬

臣聞易之節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禮左道惑衆者必誅無赦春秋辨華夷中國而夷狄則夷之故杞侯用夷禮則貶而稱子惡用夷也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恭儉出於天性自　臨御以來汰冗省費蠲租責己一切無名寺觀概弛以利民其於好惡節儉之慎古帝王莫能尚矣近該臣巡視光祿視正德十六年五月以來飲錄節若知宮中用度之節自嘗膳之外少有所取比年以來禱祀繁興調度彌廣有　乾清宮好事有　坤寧宮好事有　清寧宮好事有西天西番漢經廠好事有　五花宮好事有

乾清宮西煖殿　坤寧宮東次間好事有學習道經日給
茶飯者如此之類或三晝夜或一永日或間日一舉或一
日再舉　經筵供具日虛設而無所用夫以　陛下明聖
可為堯舜禹湯文武之資不以古之聖帝明皇自期日事
釋老之教不親儒生師古訓日以脩齋誦經為事傷太平
之業失天下之望莫此為甚臣愚以為此輩挾此術進者
必皆魏彬張銳之餘黨冀持此術以欺　先帝使生民塗
炭海內虛耗至今莫可藥救臣謂此輩一日在　宮中則
貽一日之害　先帝已誤　陛下豈容再誤願　陛下亟
誅之遠之今朝野嗷嗷咸謂　經筵既踈則忠良正直之

七日遠道場既滅則采僧寺觀之事日興雖　聖明在上
决無此事而微霜堅冰可不寒心哉臣嘗歲錢糧每一齋
醮豆腐麪筋用錢萬八千有餘以日計之所費不知其幾
上萬以月計之不知其幾百萬　陛下頃因　天戒停止
齋醮知其費財無益明矣而宮中猶爲之者豈非左右
以福田利益之說欺　陛下也邪臣請爲　陛下陳之夫
佛者夷狄之一法耳其生死於夷言語侏㒧不通中國假
使來王不過當　陛下一見　賜之酒飯而已今既化之
泯乃崇信而尊尚之不啻輕於夷者幾希且王者父事天
母事地岳瀆視公侯中外無文之神靡所不統今舉夷狄

之神祀之　宫中勞民蠱財爲齋祀之具其拂經悖禮不亦甚焉且古之帝王享祿以名壽全福者莫如堯舜禹湯文武堯壽一百十有六歲舜壽百有十歲禹湯壽百歲文王壽九十七歲武王壽九十三歲當時未聞有佛也若其爲治曰嘉言罔攸伏稽衆舍己野無遺賢不虐無告不廢困窮又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曰肇脩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曰徽柔懿恭惠鮮鰥寡懷保小民自朝至昃不遑暇食其爲戒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又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

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又曰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殉于貨色恒遊畋時謂淫風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又曰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依又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未聞有禱祀之說也當時百僚師師萬邦咸寧鳥獸魚鱉咸若在天下言治者莫加焉漢文帝迎佛於天竺而佛始至中國梁武信浮屠澄三舍身為奴又講佛經于同泰寺臺城之變遂至亡國唐憲宗迎佛骨而唐業衰宋徽宗惑徐知常王老志林靈素作千道會班金籙道場于天下自謂教主道君言路壅塞恩倖持權遂成靖康之禍自

有傳以來事佛得禍者有之未有事佛得福也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陛下上嘉乎下樂動以堯舜禹湯文武為法詎肯蹈梁武唐憲宋徽之覆轍乎方今天災時變月無虛報京師之民苦於賦繁役重有鬻賣妻子者有無衣裹席行乞者有母子五六裸而餓殍者州縣則徵法煩擾仍以饑饉窮者轉而為盜賊其良者往往糜爛於兵刃邊境之民日夜望烽荷戈而不得食此其為亂豈難哉景公疥欲誅祝史晏嬰諫曰雖善祝豈勝憶萬人之詛君欲誅祝史修德而後可景公說命有司毀關寬政薄斂責己景公遂愈

陛下以為

令之民怨邪樂邪　天地　祖宗之付託兆民之仰賴[illegible]
宜如此雖有忠言讜論往往以巳有旨却之忍斂民怨不
忍傷佞倖之心忍拂元臣弼士之諫不忍違寺僧之請此
愚臣所未解者也　陛下勿以民怨為不足懼秦末民怨
矣勝廣起漢末民怨矣黃巾起唐宋末民怨矣黃巢金元
熾書曰不見是圖又曰民可近不可下可不懼哉臣願
陛下思　天地付託之重念　祖宗創守之艱以民怨為
必可畏以人言為必可恤時御　經筵召儒臣咨諏善道
召大臣諫臣容納雅言清心省事為靜養君德之基節用
愛人為深固邦本之計伏願改西天廠為實訓廠　祖宗

御製諸書盡貯其中西番廠為古訓廠五經諸子書盡貯其中漢經廠為聽納廠諸臣奏疏盡貯其中令司禮監同大學士楊廷和等共選內臣知義禮小心畏慎者司其鎖鑰 陛下經筵之暇朝夕游息其中凡誦習道經者盡數逐出無使左道夷狄之教得以熒惑 聖聰則壽何以不若堯舜禹湯文武治何以不若唐虞三代哉

禦夷端以隆 聖治疏　　屠僑

邇者道路傳言宮闈之中不時修齋醮或於乾清宮或於坤寧宮或於清寧宮或於仁壽宮或於五花東次等宮廠皆名為好事或一永日或三晝夜或間日一舉或一日再舉令光祿寺買辦素物供用錢糧不可數計皆太監崔文主領其事名為高公督率番漢經廠僧道人等導引 陛下親詣壇場行香拜籙又先年壞事張銳等各名下僧家等項人員復已環侍左右相扇誘引以為此事臣等聞之不勝駭愕切意傳聞之言未足憑信及本月初六日通報有大學士楊廷和等奏為慎選左右速停齋醮以光 聖

德事奏　聖旨覽卿等所言具見忠愛朕已知道了欽此臣等始信人言之不為虛傳而宮闈禁密之地有所不為為之則難掩蔽於外如此仰窺　聖明益深駭愕是豈陛下今日之所宜有者乎今輔臣既以為言即宜明示能革仍復泛然　批答雖獎以忠愛之言而不見聽受之實徒誘於知道之語而不能行其所知是果何為者乎夫齋醮之設不過曰祈天永命耳為崔文華者亦以為非此則無以搖動　陛下之心此正自古小人巧意以中人主之欲之謀也　陛下不察遂傾心於此輩之導引委身於佛老之下屈至天子萬乘之尊為下民匍匐之拜是豈真以

其術為可以祈天永命而行之不諱乎臣等請得而論之
佛老之教異端也非吾聖人之所為道也供奉之惑自古
有之然每不聞有福利之報而皆得奇異之禍如秦始皇
嘗求長生不死矣不免沙丘之隕落漢武帝嘗拜文成五
利矣卒致海內之虛耗明帝繪佛於清涼臺帝來祠於宮
中漢業之衰迄今為慨其他如梁武帝謹於事佛[illegible]於舍
施不救臺城之餓宋徽宗勤於奉道厚於設醮無補於北
之狩楚王英敬信沙門而受誅夷者卒以佛法也苻堅崇
重道安而被縊殺者卒在佛寺也此佛老之教之不可為
而供奉齋醮之不足恃其明鑑如此 陛下當中興圖治

[illegible]初正學問方新之日博覽前代史籍獨不能究其邪正利害之所歸而顧乃傾信於憸邪之蠱惑以甘心乎夫求福利者道莫大乎崇正圖永終者要莫要於慎始　陛下之心固非止欲永一身之命亦以為　祖宗社稷億萬年之圖也但古人已覆之轍不當再蹈而吾聖人悠久之道自有可行此臣等所以仰承　陛下之初心獨不在彼而在此也嘗讀論語有曰仁者壽讀中庸有曰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又嘗伏讀　皇明政要　太祖斥道書之獻有曰彼所獻書非存神固氣之道即煉丹燒藥之說朕焉用此朕所用者聖賢之道所需者

治人之術將躋天下生民於壽域豈獨一己之長生久視
哉斥之毋為所惑　太宗卻道士獻經者有曰朕所用治
天下者五經耳道經何用斥去之既而諭侍臣曰人主好
尚稍不勤儉人懷僥倖之心者恣肆妄誕以投所好苟墮
其計將來流毒無窮矣　宣宗斥欲化緣修寺祝壽者有
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商中宗高宗祖甲周文王
皆享國綿遠其時豈有僧道豈有神仙之說秦皇漢武求
神仙梁武帝事佛宋徽宗崇道效驗可見矣世之人終不
悟甚可嘆也凡此皆吾聖人正道之所在也夫論語中庸
之言　陛下於經筵講之熟矣其曰仁者則有天理自然

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若古聖帝明王皆仁者也修身體道明廷日近乎儒髦寡欲養心後宮不濫於女色自然心廣體胖神完氣固而壽不難致也其曰大德蓋指虞舜有聖人之德盡為君之道好問以廣天下之言好察以盡芻蕘之善明四目而用衆人之視以為視達四聰而用衆人之聽以為聽故能克享天心獲報隆厚而祿位名壽之並全也若是者何嘗有取於佛老之齋醮乎至於 太祖
太宗 宣宗聖諭所及又 陛下於傳授得之真矣其曰
聖賢之道與五經之用亦皆不外乎正心修身撙情節欲親君子遠小人斥奸佞納忠諫不離正學不尚無益昭然

為保邦之要圖延祚之至理及商宗之懼妖而修德遇災而聽言重交修於輔相監成憲於先王周王之穆穆以望道學不懈於緝熙翼翼以宅身心常安於敬止故二代皆享國綿遠若此者又何假於齋醮之祈禱乎 陛下稟神聖之資當奮大有為之志以遠宗堯舜而上紹商周乃舍經筵之所當講習與 祖宗之所以垂訓者不事而顧甘心於秦漢梁宋之故轍亦獨何哉聖人之道永終無斁 陛下當承序之始方及二載忽此不慎又何以望終之能善哉臣等伏願 陛下上法 祖宗遠師聖賢勿孤輔臣之忠愛於虛獎必措知道之 明旨於躬行自今以後

奮然正道之由大黜異端之惑息壇場之勞以凝神於文
華之淸燕移佛老之拜而留心於師臣之尊禮經筵必勤
日講不廢防好色之鴆毒以保身服忠讜之藥石以藥國
凡近日齋醮之事與供奉香火之地一切罷革將太監崔
文并張銳等餘黨及其他隨附蠱惑有名之人逐一查出
通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為奸邪欺罔之戒則 陛下一轉
移之間其幾之察也有復善不遠之明其力之決也有改
過不吝之勇眞大聖人之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由是聖
學昭明而邪術屛塞群議息於下天心享於上治化隆美
民物熙皞要聖壽之罔極固非比於仁聖之所獲而國祚

之綿邈不啻與商周同其曆矣夫欺蔽蠱惑之禍 陛下
所知也登極之初究觀正德頹敗之所由首詔拆毀內府
佛寺神廟并在外玄明經山等宮祠而下張銳等群奸於
臺獄此萬代之瞻仰也今不一二年而旋復崇尚其事信
任其餘奸豈人情乎臣等固知此非出於 陛下之本心
而成之者崔文輩也非其心之所自為而欲革絕其事誅
遂其人特易易耳伏乞 聖明斷然行之勿為因循勿事
姑息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等職在當言義不容默
不勝懇悃激切俟 命之至

黜異端遠小人以隆 聖道疏　　安磐

臣聞所謂異端者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禱祠功利之說皆是故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後世佛老之害為甚而佛氏之害又最甚神虛無寂滅之術售生死輪迴之說流而為懺為齋為醮為清祠為道場為法事其徒漫以糊口者非二氏本旨也東漢以來奉佛者身之禍禍國之安危年之修短唐臣韓愈論之甚詳近日大學士楊廷和等㷌以徽宗事言之又甚切 陛下可復視臣不敢贅惟事近可鑒者莫如 武宗皇帝敢昧死一言 陛下試垂聽焉 武宗初年亦嘗留心講學矣二三年後遂為左

右贊惑即從事内典内典既習即從事番教於是鎖南綽吉出入　豹房矣番教既諳即從事取佛於是太監劉允馳驅西域矣十數年間　武宗或胡帽或紫衣或持呪或結印往往傳播民間番教無資於祈請西佛未見其蹤跡靡費大官騰謗道路二者　武宗實恨焉此　陛下之所聞見者既而劉允放而鎖南因天下頌　陛下之明正道復而異端息天下頌　陛下之聖供億減而光祿裕天下頌　陛下之儉　宮掖清而小人伏天下頌　陛下之英數者斯　陛下之所以垂譽無窮者也柰何甫及二年邊讋故輙不齋則醮月無虚日哉　陛下聰明絶出所以掃

除二氏之害人其人火其書者天下方屬意而崇尚反外來君此臣愚何望焉然非 陛下本意太監崔文等為之也謹按崔文本以鍾鼓厮役實緣 青宮用事冒陛太監革 陛下降輦邇來嘗求遂還舊官今復導 陛下以此使 陛下失其所謂明從其所謂聖忘其所謂儉損其所謂英敗天下貽譏後來者皆文為之臣謂文可斬也文之意以嘗試 陛下也 陛下既為所動欲行香則行香欲登壇則登壇欲拜跪則拜跪臣恐無已則導之以聲色無已則導以貨利無已則導以遊幸則導以土木則導以征伐文以漸致也諸餘如文類者又將連眾同使求所意

欲逞也　陛下德可堯舜而文敢如此左道面欺朋黨紊
亂故曰文可斬也望　陛下不憚改過翻然悔悟將崔文
等拏送法司治以重刑掃迹經壇以塞禍源一意　講學
延訪儒臣庶理明而邪說不得干識精而小人不能眩
恩可遠施　澤可下究以之祈天永命其於功效與秦
彼二氏者相萬也天下臣民拭目傾耳決安危之機在此
一舉伏惟　留意

禁邪誘以斂聖福疏　李錫

臣竊觀　先朝群小蠱誘　先帝無所不至幸遇　陛下踐祚以來誅竄殆遂奸黨一空死者已矣其生者豈肯帖然於閒散哉其設心積慮令名下人員投間抵隙以試陛下之欲者久矣　陛下一中其試則彼之術售而　陛下墮於術中彼之進也不難此類一進彼將復試　先朝之毒手再用已慣之奸謀天下國家必至於極敝大壞而後已有天下國家者可不寒心也哉邇者中外傳聞以為陛下因天災示戒　聖體違和及前星未耀歷啓聖之憂懷無妄之慮誤中群小人之邪術為此齋醮之緣舉親

涖壇場自行拜禱頁襯賞賚所費不資光禄寺之供用已
難內庫之銀兩屢用事屬悖繆物議喧然皆以為 經筵
日講 朝廷盛典也部寺大臣及科道等官屢屢請事之
陛下憚其勞而不之聽至此拜禱則不覺其勞給邊賑
荒 國家大事也部寺大臣及科道等官屢屢請出內庫
銀以給之 陛下惜其財而不之聽至此賞賚則不惜其
費 陛下不勞於所當勞者於此不當勞者反勞之不費
於所當費者於此不當費者反費之豈愛正道不如崇邪
術保赤子不及寵群小哉臣知 陛下之意矣 陛下之
意豈不曰齋醮此舉可以感天地可以致神明可以弭災

可以保聖壽斯能熙之慶可收果然不惟　陛下欲為臣下皆願　陛下為之矣顧肯阻此大慶以自異於群小哉但臣讀書有年講此已久知此舉無益也故敢昧死為陛下言之且　陛下之所祈禱者豈非道教乎豈非佛法乎二者誕妄不經載在典籍已往覆轍實今明鑑漢武帝嘗事道教矣文成五利皆蒙寵幸既而覺其非曰天下豈有神仙盡妖妄耳惟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文成五利旋被誅焉史稱武帝雄材大畧論謂此也其後宋徽宗專事道教迷而不反遂躬繫虜庭竟亦亡國則道之不足信也明矣佛自漢明帝始入中國楚王英首崇信之竟被

誅殛梁武帝崇信無比餓死臺城韓愈佛骨一表其說詳矣則佛之不足信也明矣然此輩羣小亦自知其無益特假此可以蠱惑 聖心可以潛移 聖意叨 陛下之寵引黨比之人故誘 陛下爲之此輩亦曾以此蠱惑 先帝先帝竟被其惑卒之幸豹房盖新寺遨遊歲月不知止極遂至於子道乖於 慈壽夫道戾於 莊肅皇統以絶徒爾仙逝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先帝已誤 陛下豈容再誤耶 陛下必欲求福亦有道矣書之洪範有曰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又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解之者曰極者福之本福

者極之效言人君一事一物一言一動無不極其義理之
當然則五福自集於身矣是故堯之富壽多男子本之於
峻德舜之祿位名壽本之於大德曰峻德曰大德建極之
謂也固無與於齋醮　陛下必欲求福亦建此極而已欲
建此極必清心必寡慾必節飲食必愼起居必公好惡必
親儒臣必遠群小必　經筵必日講使貌之恭作肅言之
從作乂視之明作哲聽之聰作謀思之睿作聖夫如此則
德合天地行通神明天災何患乎不弭　聖壽何患乎不
若堯舜螽斯麟趾何患乎不繁衍也我伏望　陛下體洪
範之意法堯舜之德監漢以下及　先朝之將大奮乾剛

一俯從大學士楊廷和等并科道等官張翀等所題先將崔文等拏送法司問以蠱惑之罪以為群小之戒然後將臣前項所陳一一舉行則邪說以杜正道以興多福有自求之益宗社享無疆之休天下幸甚臣幸甚陛下亦幸甚

闢異端以隆治化疏

鄭慶雲

往者　聖體屢示違和臣等奏請務學親賢保　聖體以慰群望一節實自古帝王祈天永命之本也近見邸報伏聞於　乾清坤寧等宮復開番漢僧經醮設齋醮　陛下親臨跪拜行香受籙或永日一舉或一日再舉甚至三晝夜通宵名為吉祥好事又於　乾清宮特令內臣十數輩學一演習經典講究科儀豈將以求福田利益邪臣等聞之將信將疑且憂且畏近日遠近聚談皆謂　陛下初無此心蓋因太監崔文招引先年罪人張鋭各名下掌管家人執挾邪術以蠱惑　陛下耳目此輩豈有為　陛下求

利邪不過乘此以亂聰明以自為權寵計也況佛為教不足信乎自古人君信佛之篤而得禍之重者莫如梁武帝人臣論佛之詳而見道之明者莫如唐韓愈愈以佛為夷狄之法怪誕不經歷述自古帝王壽考皆本於反身循理之實而非緣於事佛之故至謂後世事佛尤謹享年尤促數語尤後世人臣論佛者之所當法也梁武帝之於佛圖殺珍膳廢而不食宗廟廢而不享雖其自有之身亦三度舍之而不恤崇信可謂至矣卒之侯景臺城之禍佛曷之救此萬世人君事佛者之所宜戒也然猶其代不足觀先帝遣使自蜀西徼外入吐番直至西天迎取活佛以七

八年之久入萬餘里之深靡費億萬佛亦未有幾成大亂而西南遂以虛耗至今悲怨之聲尚猶未息各處創建不正淫祠及前王諸王佛子俱經　皇上所濟而親革者也　陛下豈偶忘前日可戒之轍而復蹈之也豈古之帝王為不足法而乃下效梁武帝之所為耶不然或以臣等論佛之害未盡明悉而韓愈氏之言亦不足信耶此臣等之所未喻也況　宮闈深邃地隔塵凡設立齋壇紛紜誦讀誠為瀆褻　陛下以萬乘之尊百神之主乃自屈身夷狄之教傳笑天下後世光祿寺每日供設費用不貲今民窮財竭正賦不給額外何堪誠有如諸臣之所憂者然臣等之

憂蓋又有甚于此者先儒程頤有言曰人主一心攻之者衆故凡有舉動則左右憸壬之徒皆將各挾其術日夕窺測以為投間抵隙之地或以女色或以貨利或以遊觀否則察知人主之意不在此數者則必倡以神仙之求餌以金石之藥敎以房帷之邪術啓以宮觀之興造一竇微開群蠅畢聚人主之于好尚可不謹哉今諸邪者必謂 陛下經筵日廢而禮義之念幾微 聖体違和而齋祠之說可入萬一 陛下不悟而輕信之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彼小人輩但知希圖富貴利己為身至於誤君誤國彼又奚恤伏望 陛下舍已從人反躬思道將太學士楊廷和

部尚書蔣守等科道官張翀瞿儒等所奏詳加省察痛懲其非速將太監崔文及罪人張銳各名下家人拏送法司明正其罪　上行私之罪祈禱之事再不舉行習學之人盡行黜去自今以後古訓是師而不惑於異術之支離正人是近而不移于左右之引導清心以寡欲保身以保民則年不祈而壽自永災不禳而福自至矣非惟臣等之幸實天下國家莫大之幸也

亟誅叢惑遵數以隆 聖治疏　張翀

竊聞治功難成而易敗邪術易盛而難祛苟辨之不早而失之下力未有不敗其垂成之功而啟已獲之轍邪正盛衰之分理道得失之判不可不察也 陛下英明神聖追古帝王自入正大統以來凡殺轍之弊不惟更張而治平之望已有端緒頃者 大內之間禱祠繁興乙而 乾清坤寧等宮下而東次經廠等處或三晝夜或一永日名為吉祥好事脩建不時傳聞宮中以此成俗而又特於 乾清宮令內臣十數人專一習學經典諷誦科儀賞賚逾渥寵畀日密夫齋醮之設且流于褻瀆之中而襯假之宮闈修

設之徒倒川繼曉之派而傾欽之內外議者皆以　先朝
罪人各名下掌家管事人員自分不逞挾此邪術以為嘗
試之計而　陛下耳熟詭誕之言心遊荒釋之教不覺墮
其愚弄曲奉淫誣覬倖壇場不以為恥流聞四方播傳後
世使　陛下負奉道之誚蒙好佛之名太監崔文等之罪
固有不容于死者矣近該太學士楊廷和等題為慎選左
右速停齋醮以光　聖德事極言虛誕誣罔利害望　陛
下特命司禮監官查出蠱惑誘引人員從重究治并黨緣
阿附之黨甚為斥逐更欲　陛下日以敬　天法　祖修
德保身為先務廷和等腹心大臣義均休戚其為慮甚遠

甚爲　陛下甚忠伏讀批答　旨意喩云覽卿等所言具見忠愛朕已知道了而前項蠱惑附之徒置之不問側耳旬日重疑人心夫去不善而不能遠大學之所謂過也知惡而不能去郭公之所以亡也往年小人焦寗吳亮輩寔挾此術以誤　先朝發覺不遠殊爲可懲玆復踵其故智上累　聖德使　陛下不知其非則亦已矣知之而猶惑于其說昵於其人彼必以爲崇尚之深非物議之所能撓愈肆奸欺凡以中　陛下之欲者無所不至因而干撓政事遂復群邪傷太平之業失四海之望其爲可慮不但一節一目小小虧損而已也切計今日當亟遠君子而不忍

斥其徒寧略人言而不欲違其教亦以倡此說者皆謂
聖明一心敬信可以延年可以已疾交讙不已用堅 上
心而不知神慮淡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疹作古之聖帝
明王深懼尤物之惑周女戎之敗晉慎之遠之福慶用昌
正不必過崇妖妄以徒事無益之請也昔宋太祖嘗問養
身之術而王昭素以寡慾為先真德秀進言於理宗以親
賢為致壽之道昭素之言詞約意盡而德秀之論懇切詳
明其意以卷阿寔召康公廣王心之詩既曰爾受命長矣
茀祿爾康矣而繼之以有孝有德以引以翼何者情慾易
惑德性易移近妃嬪褻御之時多而親學士大夫之時少

則逢迎蠱惑罔非物慾豈惟敗德抑以傷生惟有孝有德者以引之於前而翼之於後則日聞正言日見正論其心恬淡而和平其體優游而泮渙保身長世之道要不出於此者臣等側聞頃來嬪御女謁充積闈帷而其間一二人者號為黠慧承愛為惑尤甚是怠於日講疏於 經筵一切施行漸多頗僻保養衍度時見違和小人窺見間隙遂以前項左道上進 聖意殊無所忌夫以齋醮為足恃而恣無已之欲於宮壺之間以荒淫為無傷而要難必之福於夷狄之術講筵一暴而十寒引翼日疏而月遠甚非古之帝王所以求福不回親賢保身之道也伏願 陛下思

祖構之艱難恤人言之旁午深察邪正之辨深探理亂之
歸亟從廷和等所謂先將崔文并一樣蠱惑誘引人員實
緣阿附表裏售奸之黨遞行拏送法司明正其罪仍望日
御　講筵以親道德之士日謹閨闥以塞情竇之非或古
今治亂人心向背務嚴包荒之戒而容諫之益詳或雞鳴
淑女屬階婦人務慎貫魚之寵而取舍之有定如此庶幾
道体不奪於人心剛徳不撓於彙呪有以養性情之正有
以培壽命之源政治光於　祖宗而名壽加於堯舜區區
齋醮之舉無益有損皆無足置之牙頰者矣

除邪妄以彰聖化疏　　夏言

比者恭遇　皇上誥及群臣欲除去禁中釋殿奉建　而宜以備一代之制一時廷議僉然俯贊　皇上篤意盡制之美闢邪崇正之化盛德大業光前振後矣今月十一日伏奉　　聖旨命大學士李時同臣言入看即所謂大善殿者臣等育得殿內有金銀鑄像鉅納不下千百且多夷鬼淫褻之狀仰惟　聖明燭其誕妄不經一旦奮然舉而除之甚盛舉也但臣見諸几案之上及懸度泥拱之間與夫金函之所藏貯者為物尚多不可識辨問之守者但云是為佛骨是為佛牙枯朽摧裂奇離磈礧計不下千斤臣

惟佛法之入中國自漢明帝時始然不過入誦其書習其教而已至唐憲宗朝乃迎佛骨至京師其臣韓愈上表極言其邪穢不祥不宜以入宮禁憲宗不能聽且深罪愈竟遠斥之臣意自是厥後人莫敢矯其非凡番夷持以誑惑中國之人而名為佛顱佛骨者相傳於道由是流入天子宮禁之內歷世皆然而不以為異今殿中所有未必非勝國所遺　累朝以來亦必以為彼法則然未嘗深究以延至今茲者恭惟　皇上躬堯舜禹湯文武之資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乃始議撤佛像穢像使說法之形不得溷留清禁此真越千古之見出於尋常萬萬者也然將守係

誅既除所有前項佛頭佛牙之類皆屬穢汙不宜使之尚存臣請乞以此物　勑下所司瘞之草野一切掃而靜之以永杜愚冥疑惑之端實為　大聖人非常作為有補名教甚大功德罔極臣等不勝懇甚後世幸甚

除邪類以建 皇極疏　　劉世楊

伏覩 陛下臨御以來勵精圖治頃因 天變警懼脩省俾能澈照及一應興造不急之務中外臣工勉承休德天下引領相望太平以謂雖前之舉措間有差失猶幸 聖心未為邪誘或可因而施啓沃輔助之益耳乃者何過或太監崔文等妖妄之說大興異教各 宮彌日開建醮壇修齋誦經内外供具糜費不貲 天子臨拜謂之好事又有演經廠西天經廠靈濟宮顯靈宮等處修設上下傳降中外煽誘以為禍利噫此何等事浮屠澄徐知常王老志欺君誤國之故智梁武帝宋徽宗臺城南渡之覆轍謂

陛下甘心乎竊痛恨 陛下此心為異端邪妄所引去恐自是天下之事不可為矣夫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釋老之教不見於堯舜禹湯文武之世而後之稱聖明稱治平者必曰唐虞曰三代在昔聖人之治政蓋可見矣書洪範皇極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夫聖人所建立標準為四方之所取正者亦惟盡人倫安義懋懋信達順以集福於上使天下觀感而化會極歸極以敷錫福於下無他道也故曰壽曰富曰康曰攸好德曰考終命謂之五福曰凶短折曰疾曰憂曰貧曰惡曰弱謂之六極說者謂五福六極在君係於極之建不建在民

係於訓之行不行禍福所從來斷可知矣今棄彝倫而崇
異教惑邪說而背正道特此以求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
命之事豈不遠甚矣哉夫以　天子之尊而躬拜釋老之
場以　天地神人之主而動心眞福之說及此不返使後
之笑今猶今之笑昔而已矣且彌勒釋迦輪迴管世天尊
神將驅魔降佑此閭閻山野愚鄙所爲轉相誑誘積久成
習遂假以號召無賴群聚爲孼寇賊姦宄每自此始況
天子法宮躬自崇信天下聞風翕然並趨細民無知鼓倡
易從此姦宄之資禍亂之本也故我　太祖高皇帝大誥
深惡愚民念誦南無彌勒尊佛以爲六字謂之造禍又戒

今後良民凡有六字即時燒燬毋存毋奉永保已安我
太祖真皇極之君也謂此六字為造禍欲燒燬六字以保
安異乎崔文等之所謂造福保安矣故　祖訓一條開載
庵觀寺院燒香降香禳告星斗已有禁律違者及領香送
物者皆處以死然則我　太祖之律令徹矣其見理甚精
而慮患甚遠故著之　祖訓與　皇子神孫世世守之今
崔文等及　先朝壞法亂政名下掌家管家未殄之徒交
引朋比習學異教撰誑　陛下竊惑中外搖動人心糜大
官不貲之財紊初紀請明之政臣以為今日宜遵　祖訓
處崔文以死并究其黨及表裏窮引領香送物之人咸治

敕仍須降　勅諭布告中外以破群惑以塞禍原惟
陛下遠監古昔近遵　聖祖上畏丶天命下卹人言斷在
必行則　宗社幸甚然崔文等今日所以敢為是欺誑而
不顧者良由　先朝姦黨吳亮焦寧等　陛下治之未正
其罪耳此二人者勾引番僧符同劉允愚弄　先帝齎送
番供奏討鹽茶遠涉烏思藏迎求活佛騷擾天下耗靡百
萬及　陛下詔取回京群姦伏罪而允止降級閑住亮寧
止發遣籍沒倘得保首領俾逋天誅此崔文等今日之所
以肆行無忌也然前日允等　陛下猶能暴其蠱惑誘引
欺君誤國之罪而罰治之今崔文等朋姦邪類違犯　祖

訓法所不赦大小之臣連章累牘發其罪狀　陛下乃曲為庇護不蒙顯戮是縱之也縱使為姦何所不至夫　先帝以吳亮焦寧而不得善其終　陛下以崔文不得正其始前車既覆後車不監旁觀有見當局則迷臣竊為　陛下痛之惜之伏望大奮　乾剛亟行殄絕使　宮闈之內肅肅雝雝廓然一清異教既熄邪類既除則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出入起居罔有不欽而　陛下一意崇儒重道日御　經筵虛受訓講為涵養薰陶之功如洪範所謂視明作哲聽聰作謀言從作乂貌恭作肅思睿作聖之五者敬事無替使嗜慾寡禮樂備而身修敬養立　內令嚴而

家齊　陛下所以盡倫理建　皇極以感化天下端在是已
矣故極建則福集於上而有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之
美天下化則福錫於下而無凶短折疾憂貧惡弱之禍故
雨暘燠寒風五者各徵於五事而以其敘而百穀用成庶
民乂安至此則　天地自位萬物自育諸福之物可致之
祥莫不畢至此之謂好事謂吉祥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故號曰皇極之世此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治天下者
陛下誠有見乎此則彼區區之異端邪說徼求福利符呪
經偈齋醮小術祇見其幻日妄而無所用之矣夫義理明
則妖妄難惑志向定則他岐莫移不然今日　陛下雖勉

旅聽納　俯賜施行而真知未開定志未立恐他日又未必無崔文如今日崔文之爲吳亮焦寧也此又愚臣區區芹曝之願爲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休者伏惟　陛下憲天聰明而俯納焉臣無任恐悚待罪之至